

108

110

夜航詩話

108
110

夜航詩話卷之三

伊勢津阪孝緯君裕著 男達有功校

毛詩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東門之池彼美淑姬東門
之揚昏以為期孟子踰東家之墻摟其處子宋玉好
色賦臣里之美者莫如臣東家之女古樂府孔雀東
南飛東家有賢女自名為羅敷皆言女子之事必稱
東是字法蓋東字於春有情也唐詩用方位字如茨
菰葉爛別西灣滿天風雨下西樓只今唯有西江月
一曲長歌楚水西沈香亭北倚欄干楚王宮北正黃

昏亦皆不苟

西牕謂婦人寢室如李義山寄北詩何當共剪西牕
燭卻話巴山夜雨時趙德麟妻詩晚雲帶雨歸飛急
去作西牕一夜愁其義可見已梅鼎祚春詞海棠殘
月照人低枕上關山路欲迷生怕啼鶯驚曉夢垂楊
不種畫欄西妙在西字畫龍點睛手段祇南海明詩
俚評曰畫欄西只謂軒前西字趁韻耳三浦梅園詩
轍亦云甚矣其負良工苦心也

服子遷寄懷源京國蕭條白髮歲華流今日論心不

可求剪燭西牕君記否殷勤一夜說千秋是若宿內
人房中者豈不太悖哉恐後學襲謬故為拈出之
杜詩麒麟不動鱸煙上言大明官朝儀鱸元不動不
須言而特曰不動者言其勢殆欲活動而帖然能不
動也王建十五夜詩冷露無聲濕桂華亦癡想得妙
蓋露之大下疑於有聲而不知何間而下也清人高
文良風裏銀河似有聲翻用陸放翁銀河無聲接地
流殊使人爽然可謂出蓋矣
杜少陵曰良工心獨苦又曰能事不受人促迫求詩

書者不知此義刻期追索有如逋負真人役也不如署門以塞之耳

六十一歲曰華甲蓋拆華字為六十一猶四十八日

衆字年也何祇夢井生來事見蜀志揚洪傳註西遊記第二十回問年

壽幾何道癡長六十一行者道好好華甲重逢矣范

石湖丙午新正詩祝我剎周華甲子謝人深勸玉東

西丙午石湖元命之辰也邦俗稱八十八為米年亦

未為不典也

邦俗年四十稱為初老開宴為壽詩歌以祝之據史

淳和天皇天長元年十一月 太上天皇年登四十

行慶壽之禮懷風藻有刀利宣令賀五八年五言律

詩初老見菅家文章錢奧州刺史詩其稱亦尚矣

赤穗義士小野寺秀和字十內為京邸留守事母孺

慕不已好學嗜風雅仁齋先生賀十內母詩母氏年

高九十強無憂無病又無傷老萊孝思誰能識膝下

猶呼作小郎蓋紀實也大石良雄之在山科亦嘗握

謁仁齋隸籍門下云十內歌詠載近世畸人傳忠烈

之氣見乎詞矣畸人傳所載十內寺內手東凡七通藏在一身田小野寺氏其先秀益為

十內兄當時住京師故收而藏之又有大石良雄書
 一通大石良金吉田兼亮原元辰手書歌各一首皆
 所遺十內內人德義可見也又伊藤梅宇見聞
 談叢載十內將東行來古義堂與東厓惜別事又及
 十內計至東厓往甲慰之母氏悅其報主全義而死
 深謝仁齋先生教育之恩焉信是母而有是子也
 元人陳孚詩幸逢乙夜明王問更喜丁年奉使還寔
 妙對也人質乙夜故實按段文昌淮西碑遵大禹櫛
 風之志有光武乙夜之勤是其出也然光武紀云講
 論經理夜分乃寐無乙夜字漢魏已來以甲乙丙丁
 戊紀夜謂之五夜亦曰五更乙夜即二更也漢書天
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四月戊午乙夜始
見于此又周禮司寤氏掌夜時鄭玄註夜時謂夜晚

早若今甲乙至戊其
言今者古所無也又杜陽雜編云文宗視朝後即
 閱群書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
 人君耶此亦因光武故事淮西碑語而言爾或引此
 為出誤矣

七言古詩一韻到底卻非本色韻不轉詩不活蓋波
 瀾變化頓挫開闔韻亦隨而轉斯見其妙矣或至事
 之劇每二句轉韻語勢隨事勢所以迫促也
 黃花本稱菊亦謂菜花司空表聖詩綠樹連村暗黃
 花入麥稀是也晉張翰詩黃花若散金通首皆言春

景此其所本也紅樹謂霜葉亦稱花木歐陽永叔遊春詩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唐詩亦有之今舉所諳記耳白樂天有三五夜中新月色之句則新月亦不必初弦也

何如何似與孰若同言相比而不及也聞說梅花早何如此地春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並嘆其不及也但在韻脚則與如何同學者須知之

兼訓與然本義併也故不可指相反者而言也須照本義用之少陵露翻兼雨打開拆漸離披日兼春有

暮愁與醉無醒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白居易古墳何世人不識姓兼名土控吳兼越州連歛與池身兼妻子都三口鶴與琴書共一船劉禹錫唯有詩兼酒朝朝兩不同借問風前兼月下不知何客對胡床羅隱珍重雲兼鶴從來不定居千崖兼萬壑只向望中看可憐戶外挑兼李仲蔚蓬蒿奈爾何張喬落花兼柳絮無處不紛紛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風杜牧十載名兼利人皆與命爭荷花兼柳葉彼此不勝秋元稹防戍兄兼弟收田婦與姑鄭谷酷愛

山兼水唯應我與師其義可見已韋莊莫問榮兼辱
寧論古與今此雖相反以榮辱相因而言元稹乍見
悲兼喜猶驚是與非羅隱爛堪作祀名復利鑠金為
講愛兼憎亦是也但趙嘏胡沙兼漢苑相望幾迢迢
殆不成義恐偶誤耳

將訓與凡相對相反皆可言也世說支道林在白馬
寺中將馮太常共談搜神記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
小醉暮還北史鄭頤宋欽道二人權將揚情相埒龍
城錄寧王畫馬化去信知將造化俱也此皆相對而

言詩句則不暇枚舉盧照隣不辨秦將漢寧知春與
秋王勃歸驂將別棹俱是倦遊人亦皆言反對之物
餘可準知已

和亦訓與本義同也合也杜甫台州地澗海冥冥雲
水長和島嶼青羅隱嘉陵路惡石和泥行到長亭日
已西杜荀鶴酒旗和柳動僧屋與雲齊司空曙靜與
嬾相偶年和衰共催李咸用鳥隔寒烟語泉和夕照
流姚鵠殘星螢共失落葉鳥和飛韓渥烟和魂共遠
春與人同老丘為鳥共孤帆遠烟和獨樹低其義可

見己劉克莊幸然不識桃和柳范成大可憐世上金
和寶揚萬里要知春事深和淺仕和不仕得相關此
全同與蓋奇法也

或嘗示予曰為訓被平聲張九齡嘗蓄名山意茲為
世網牽孟浩然豈啻昏墊苦亦為權勢沈杜甫每欲
孤飛去徒為百慮牽白居易豈獨年相迫兼為病所
侵韓愈清為公論重寬得士心降劉禹錫欲向醉鄉
去猶為色界牽盧綸久為名所誤春盡始歸山李頎
文字為人棄田園被債收皆是平聲此方詩人胡用

失黏雖老匠猶或繆諸故歷舉以證之十八史略為
楚所滅為秦所滅皆註去聲誤矣然以余所見亦未
必拘泥唐李中信步騰騰野岸邊離家都為利名牽
宋蘇舜欽明河篇幾為浮雲亂都宜小雨晴歐陽脩
世味唯存詩淡泊生涯半為病侵陵明王越髻為邊
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此乃作仄聲用蓋借以
叶也左氏僖二十二年傳楚子入饗于鄭杜註為鄭
所饗陸氏釋文為于偽反二十五年傳呂卻畏偪註
畏為文公所偪害釋文同上由是而言陳殷史略註

亦未必無據也。要之詩中平去通用可也。

等頭猶平頭也。元稹流年等頭過等頭成長盡生涯。白居易請君莫道等頭空甲子等頭憐共老皆言彼此平等也。唐詩金粉以為猶等間誤甚。又遮渠與從渠正相反。金粉以為同義尤謬。

聞道聞人道其事也。聞說聽說並同。見說言親見其說之非傳聞風聲也。梅莊詩語解道說並助語謬矣。杜子美詩題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韓文黃家賊事宜狀見說江南所發四百人石鼎聯句。

序述軒轅道士事曰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段成式酉陽雜俎多記人話稱見某說皆言的聞也。韋莊詩見爾此言堪慟哭。王建官詞近見蘭臺諸吏說御詩新集未教傳張籍贈隱者常見隣家說。時聞使鬼神僧貫休思賈匡近見禪僧說生涯勝往。時僧齊己瘴國頻聞說邊鴻亦不遊此類不可勝舉。知道解道亦皆訓言學者多誤故詳焉。

到頭言窮到盡頭猶云至竟也。古樂府那呵灘曲聞歡下揚州相送江津灣願得篙櫓折交郎到頭還蓋。

欲其不行之切冀萬櫓皆折而不能行果遂我所願
而還不怨人而怨物寫惜別痴情也陸龜蒙詩淵明
不待公田熟乘興先秋解印歸我爲餘糧春未去到
頭誰是復誰非張碧農夫詩運鋤耕斲侵星起隴畝
豐盈滿家喜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賈
島掘井須到底結交須到頭劉得仁道貴行無我禪
難說到頭盧仝便爲諫議問蒼生到頭還得蘓息否
白居易無奈攀緣隨手長亦知恩愛到頭空老過占
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羅隱浮世到頭須適性

男兒何必盡成功六國英雄漫多少到頭徐福是男
兒李元甫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吳融
到頭一切皆身外只覺關身是醉鄉李咸用到頭積
善成何事天地茫茫秋又春徐夔休說雄才間代生
到頭難與運相爭官達到頭思野逸才多未必笑清
貧南唐李後主萬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
東坡詞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四
時占候諺語朝立秋暮颼颼夜立秋熱到頭五雜俎
論遊山事云到頭而無所得母中道而生厭怠皆言

其極也。又東坡暫著南冠，不到頭却隨北雁與歸休。言未終任而去，翻用柳柳州「一生判却歸休謂著南冠到頭也」。陳仲山開口盡言投老易到頭，只是挂冠難言至老而未果也。陳龜峰可憐玉帳幾韓劉，收拾關山不到頭。言功垂成而廢，蓋嘆宋室南渡之後，張韓劉岳諸將恢復之謀不遂也。方正學題買臣妻墓，丁寧囑付人間婦，自古糟糠合到頭。言不可半途而棄也。或謬作到處用，故詳辨之。

不分六朝以來語，分忿通加豈字看訓。豈不忿言不

勝忿也。古世說于法蘭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忿。顏之推還魂記陶繼之枉殺一妓，夜夢妓來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分。訴之得理，故今取君傳燈錄闍夜多傳不忿作色，皆甚憤意。唐詩多用之。老杜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仇註言不能分辨也。東厓秉燭談謂不自知己分也。俱未之深考耳。蓋罵其惱人，猶諺謂可愛者反曰可憎也。崔湜健好怨不分君恩斷，新妝視鏡中。李端披衣更向門前望，不分朝來喜鵲聲。柳公權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

守長門王建不分君家新酒熟好詩收得被回將鄭
谷蜀中春暮不念黃鸝驚曉夢唯應杜宇信春愁或
通作憤趙嘏賦倦寐聽晨雞不憤連年別那堪長夜
啼牛嶠揚柳枝詞不憤錢塘蘓小小引郎松下結同
心是也東坡雜纂有旁不念部曰村漢有錢曰俗夫
有好妻又夢溪筆談鞠真卿守潤州民有鬪歐者本
罪之外別令先歐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斫財兼
不憤輸錢於敵人終日紛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此
亦可見已

無賴本謂無所聊賴也史記高祖本紀大人常以臣
無賴不能治產業陳徐陵烏棲曲唯憎無賴汝南雞
天河未落猶爭啼此為罵辭後世因轉為難為懷之
辭亦以可愛為可憎之意老杜韋曲花無賴家家惱
殺人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段成式揚
柳詞長恨早梅無賴極先將春色出前林是也徐凝
憶揚州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聯珠詩
格云愛鍾于揚州此解人多不曉蓋憶煙花舊遊憎
其豪奪天下風流也又唐詩貫珠評温庭筠牕間挑

蒙宿糝在雨後牡丹春睡濃云原是極無賴語因雨
與花草相通遂成蘊藉評崔鉉心迷曉夢牕猶暗粉
落香肌汗未乾云二句無賴之極猶在側邊可恕此
則謂猥褻也

野客叢書云唐時揚州爲盛通州爲惡當時有揚一
益二之語十里珠簾二十四橋風月其氣象可知張
祜詩曰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仙人只
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曰夜市千燈照
碧雲高樓舞袖客紛紛如今不是尋平日猶自笙歌

徹曉聞其盛如此通州反之白樂天詩曰通州海內
恹惶地司馬人間冗長官元微之詩曰折君災難是
通州又曰黃泉便是通州郡其不美如此一謂神仙
一謂黃泉相去霄壤余因按唐小說所謂腰纏十萬
貫騎鶴上揚州亦以其爲海內第一特舉而言之所
以稱二分無賴觀此可見矣唐末之亂蕩爲丘墟宋
時復盛稍成壯藩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則蘓州杭
州爲最盛燕京乃其次也揚州應居第四五等耳但
美姝於今爲盛五雜俎云維揚居天地之中川澤秀

媚故女子多美麗而性情溫柔舉止婉慧亦其靈淑之氣所鍾諸方不能敵也蓋如我平安城水土清淑為姝麗之鄉也

疆場出左傳場音易言疆土至此而易也明人詩中皆作場字余嘗笑其不識字後見陳後主詩馬草報疆場叶陽韻唐人遂作平聲用駱賓王膂力風塵倦疆場歲月窮高適許國從來徹廟堂連年不得在疆場武元衡漢庭從事五人來回首疆場獨未回沈亞之勞君輟雅語聽說事疆場是明人所本蓋亦卧閣

訛作卧閣之類乃詩家一語耳

老杜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雍陶初歸山犬翻驚主久別江鷗却避人吳融見多鄰犬遙相認來慣幽禽近不驚句法相襲而反其義所謂換骨脫胎之法也

指物稱公詩家雅諳杜牧偃蹇松公老森嚴竹陣齊劉禹錫海雲懸颶母山果屬猿公盧仝井公莫怪驚說我成愁痴僧皎然吾知世代相看盡誰悟浮生似影公敬去文愛此飄飄六出公謂雪也東坡苦厭黃

公聒醉眠謂鶯也與晉人呼竹爲君同意全唐詩禹錫詩註越絕書有猿公張衡賦南都有猿公長嘯之句繇是而言謂猿爲公舊矣

自稱曰公史記陸賈傳無久恩公爲也李賀有惱公詩賦佳人事杜牧十載青春不負公陸游竹外梅花欲惱公皆本於陸賈語

古樂府獨漉篇我欲射雁念子孤散子即指雁說施肩吾詩茶爲滌煩子酒爲忘憂君又管城子毛錐子皆以子稱

太白峨眉山月歌思君不見下渝州指月稱君也羅隱黃河詩三千年後知誰在何必勞君報太平言水爲君也王建對酒從來事事關身少主領春風只在君稱酒爲君也羅隱籠中鸚鵡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韓偓咏翠鳥挾彈小兒多害物勸君莫近市朝飛呼鳥爲君也翁承贊題槐憶昔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僧慕幽咏柳今古憑君一贈行幾回折盡復重生謂樹爲君也然語氣自有輕重也

賈浪仙鍊推敲字舉手作勢不覺衝京尹節其用力苦心何止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耶蓋詩一字之用係全句死活畫龍點睛手段其妙在於穩故學者每作一篇須與人商榷以求無片言不穩不可等閑放過也僧齊己喜吟鄭谷在袁州齊己投詩詣之有自封修藥院別下著僧床之句谷覽之曰善則善矣一字未安經數日再謁曰改下爲掃如何谷大嘉賞結爲詩友後又有早梅詩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未若一枝齊己不覺叩地膜拜自

是士林以谷爲齊己一字之師張迥寄遠詩曰蟬鬢凋將盡虬髯白也無携謁齊己已點頭吟諷爲改虬髯黑在無迴拜爲一字師李頴題四皓廟中二聯云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爲臣以示方干干曰善則善矣內作字太粗難換爲字甚不當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能不爲臣耶當改稱字頴慙而服任翻遊天台中子峰題寺壁曰絕頂新秋生夜涼鶴翻松露滴衣裳前峰月照一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既去觀者取筆改一字爲半字翻行數十里

乃得半字亟回欲易之及到題處則已改矣因嘆曰
台州有人王貞白作御溝詩前聯云此波涵帝澤無
處濯塵纓示僧貫休休曰甚善只是剩一字貞白揚
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當即來乃取筆書字於掌心
以待貞白果回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澤休
展手示之無異所改遂訂深契唐人於詩極力體認
一字不苟如此所以深臻其妙也宋乖崖張公詠嘗
有一詩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間殺老尚書蕭楚
材就几案見之改恨為幸字張出視稿曰誰改吾詩

蕭曰為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奸人側目之秋今天下
一統公獨恨太平耶張喜謝曰楚材吾一字之師此
則匪直詩之巧拙也元薩都刺送濬天淵入朝云地
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聞者無不膾炙唯
山東有一叟鄙之薩以素愜意特步訪問其故叟曰
此聯措詞固善但聞字與聽字一合耳薩曰當以何
字易之叟曰宜改作厭看薩詰其看字叟曰唐人有
林下老僧來看雨薩俯首拜謝明楊慎登眺山寺見
雨霽虹霓下飲澗水日射其旁如盼睐得句云渴虹

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自謂切景張愈光曰斜字猶未稱渴字後閱莊子日方晡行義云日斜如人睨目遂改作晡日愈光曰渴虹晡日古今奇句也清表枚送人巡邊云秋色玉門涼蔣心餘曰門字不響應改闕字又贈張某云我慙靈運稱山賊劉霞裳曰稱字不亮應改呼字表從諫如流不待其詞之畢自言詩得一字之師如紅爐點雪樂不可言此亦皆可鑒觀矣余嘗謂學者曰作詩須被人罵過幾年方得上達工夫不然而師心自任徒悅人之謾譽雖多

亦奚以為蓋文字自看終有不覺處須賴他人拈出故必就師友而質焉深求其疵而去之曹子建之才猶喜人譏彈所以稱繡虎也

四溟詩話曰意巧則淺若劉禹錫遙望洞庭湖水面白銀盤裏一青螺是也句巧則卑若許用晦魚下碧潭當鏡躍鳥過青嶂拂屏飛是也又曰李頻星臨劍閣動花落錦江流譬諸佳人掌而對壯士拳也若曰月落錦江寒便相敵矣此為逐時好耽宋詩者尤中其膏育矣

詩韻貴穩韻不穩則不成句故作詩必選韻強闢險徒費力耳李杜大家不用僻韻非不能用乃不屑用也四溟詩話云詩用難韻起自六朝若庾開府長代手中洽沈東陽願言反魚蓂從此流於艱澁陸龜蒙織作中流百尺筵韋莊沂水悠悠去似緝二字近體不宜用譬若王右軍偕諸賢於蘭亭修禊適高麗使者至遂延之席末流觴賦詩文雅雖同加此眼生者便非諸賢氣象韓昌黎柳子厚長篇聯句字難韻險誇多闢靡或不可解拘於險韻無乃庾沈啓之邪此

誠寔宜鑒觀凡其音涉啞滯者晦僻生澁者一切宜棄捨耳或其韻皆平穩唯一句奇險如油盞點水尤可厭之甚也

詩之韻脚如室之基址室焉而基址不牢則結構雖壯而傾欹不安不得其爲家也倉山居士云忘足履之適也忘韻詩之適也旨哉言乎

吳可有藏海詩話曰和平常韻要奇特押之則不與衆人同如險韻當要穩順押之方妙此亦押韻要訣也

滄浪詩話曰不必太著題不必多使事下字貴響造語貴圓意貴透徹不可隔靴搔痒語貴脫洒不可拖泥帶水最忌骨董最忌趁貼僅四十六字說盡要訣詩法雖多其大要不外此爾貴響貴圓最是金針李贊皇與白樂天惡每屏其詩不觀劉夢得以爲言贊皇曰吾於斯人不足久矣覽之恐回吾心何其執拗也然君子於小人不可不如是巧言令色之蠱惑也不覺自陷術中矣如樂天雖有怨不以人而廢言可也若回吾心不亦幸乎

詠繪事用綵筆人或咎之殊不知自有典故李總大
唐奇事載魯人廉廣因採藥於泰山遇一異人謂廉
曰我能畫可奉君法但密藏焉因懷中取五色筆以
授之爲中都縣李令於壁上畫鬼兵夜出戰李不敢
留遂毀所畫是也又李白粉圖山川歌名工繹思揮
綵筆驅山走海置眼前裴楷觀脩處士桃花圖歌可
憐彩筆似東風一朶一枝隨手發羅隱畫牡丹葉隨
綵筆參差長花逐輕風次第生徐鉉送寫真成處士
傳神蹤跡本來高澤畔形容媿彩毫即無廉廣事亦

用之無妨也

物長曳地曰窳蓋形容之語唐玄宗詩灞岸垂楊窳地新岑參赤驃馬歌尾長窳地如紅絲和凝停穩春衫窳地長金史肅窳地山雲不世情元郭鈺高閣朱簾窳地垂並譯比企須屢言其拂地之貌如窳窳有聲也其詳載諸薈瓚錄蕉中詩語解為剗地忽地之類謬矣如杜荀鶴垂露竹黏蟬落殼窳雲松載鶴棲巢李從善薔薇詩嫩刺牽衣細新條窳草垂作何解耶

李詩松濤五月寒杜詩陂塘五月秋或疑其不係六月蓋彼方氣候早五月已苦熱也如二月花九月霜皆先我一月亦可以見矣

純訓專不雜他物也杜工部半陂已南純浸山岑嘉州庭樹純栽橘又杜陵樹邊純是花四時純作青黛色寒山子掘得一寶藏純是水精珠詩家不多用僅見此爾

健壯也彊也兼有爽快之意因謂氣王為健故多言秋事白居易禦熱蕉衣健扶羸竹杖輕朝衣薄且健

晚簟清仍滑翩翩穩鞍馬楚楚健衣裳韋莊墻頭山
色健林外鳥聲歡韓偓天涼氣稜消暑退松篁健杜
荀鶴雪峽猿聲健風檉鶴立危司空圖坡暖冬生笋
松涼夏健人薛能榆莢奔風健蘭芽負土肥李咸用
漸喜秋弓健鷗翻白草齊僧齊己驛樹秋聲健行裝
雨點班范成大帆重腹愈飽榜潤鳴更健揚萬里幾
絲微雨巽前山半點輕寒健牡丹皆言氣力旺也
慳音鬻吝惜也詩家所用轉為數義僧貫休宅成天
下借圖看自笑平生眼力慳訓小言不能廣見也姚

孝錫歡來聊破酒腸慳杜本飲量素慳難止酒陸游
狂恨酒樽慳並言之少也折彥質峭峯斷續天容缺
高壘縈紆地勢慳言其境迫窄也朱淑真東風吹雨
苦生寒慳澁春光不放寬言畱而滯之也楊萬里上
己巧當寒食後春風慳放牡丹枝又咏海棠開時慳
為渠儂醉却恨飄零可若何訓僅蓋慳澁而僅及也
朱熹只有詩情老更慳又下走才慳難屬和陸游疾
病臨觴懶塵埃得句慳並言才乏而吟澁也袁楠三
江潮來日初晚九堰雨慳河未盈言雨乏也韓琦近

臘猶慳六出繁忽驚盈尺及民寬范成大臘淺得春
全未暖雪慳和雨最難晴陸游澤國氣候晚仲冬雪
猶慳木落風初勁雲低雨尚慳並言澁而不雨也蘓
軾祈雪贈舒堯文願君發豪句朝詆破天慳本李白
披豁露天慳言天嗇而不降雪也陸游東風吹雨破
天慳薩都刺欲晴不晴天氣慳言澁而不晴也高啓
時當嚴冬雪初霽古木寒瘦流泉慳言水乏流澁也
王貞白石響鈴聲遠天寒弓力慳言弓勁而難挽也
方孝孺問俗鄉音異消愁酒價慳楊載不喜爲文富

長憂得酒慳言不能容易沽也又韓愈巨靈高其捧
保此一掬慳揚萬里蠹簡三更寂寒燈半點慳楊基
美人別後緣詩瘦白玉腰圍一尺慳猶弱也言不足
其數也又惡錢曰慳錢見鶴林玉露

唐荆川云青雲士出伯夷傳謂聖賢立言傳世者非
謂登仕路也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
今不改耳按青雲木謂晴天因謂人之顯著有以德
言者有以位言者又有言世外高志伯夷傳所稱者
言其德可仰如天之高也范睢傳不意君能致於青

雲之上班固答賓戲抗之在青雲之上揚雄解嘲當
途者外青雲顏延年五君詠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
秀此謂官位之高顯也續逸民傳孔稚珪隱居衡陽
王鈞過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
耶王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
雲世說沙門道研求謁蘓瓊意在理債瓊每見則談
問玄理研無由啓口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
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其券北山移文于青雲而直
上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王康琚反招隱

放神青雲外絕跡窮山中此則謂適世之高遠也事
理之無窮不可執一而論已

青雲志亦有二義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謂
高尚其事也王勃滕王閣序窮當益堅不墜青雲之
志張九齡詩宿昔青雲志蹉跎白髮年並謂顯功建
德也俗人謂貪進官非也

風塵亦有數義漢書終軍傳邊境時有風塵之警後
漢祭彤傳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班固答賓戲躡
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晉書陶璜傳風塵之變出於

非常吳邁袁詩人馬風塵色知從河塞還杜甫昭陵
詩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並言兵亂也晉書王戎
傳王衍神姿高徹自然是風塵表物郭璞遊仙詩高
踏風塵外長揖謝夷齊此對物外而謂人寰也世說
註竺法深居止京邑以不耐風塵考室剡東岬山又
引王丞相別傳云導家世貧約恬暢樂道未嘗以風
塵經懷北夢瑣言夏侯孜相國未遇伶俜風塵所跨
蹇驢無故墜井陸機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並
謂俗累已晉書虞喜傳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戴若

思傳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方干詩風塵辭帝里舟
楫到家林泛指官途而言李白鳴皋歌若使巢由桎
梏於軒冕兮亦奚異乎夔龍蹠躡於風塵謂俗吏之
職也杜甫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高適一臥東山
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元稹朝陪香案下暮作風
塵尉此乃對京官而謂郡縣也又宋人王明清撫青
雜說謂妓坊爲風塵曰妾失身風塵曰我在風塵中
蓋亦謂其污亂也

李攀龍詩明朝何處風塵吏回首青雲是舊遊時李

出守順德蓋朝官清高故以青雲稱郡職誼濁故謂之風塵唐人蔣吉次青雲驛云行人幾在青雲裏底事風塵猶滿衣亦以風塵反襯青雲其義可見已世或作詩而不識字有位在青雲而言稱風塵者其失體何如哉

余平生爲詩不喜疊韻爲人次韻尤忌數疊恐傷風雅之道蓋疊和相競是誇能鬪技小人之爭不翅汚翰墨也僧義堂空華集有五言律至三十和七言律至四十和者何其不憚煩之甚

伊洛淵源錄載胡文定公家至貧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唯口不道手亦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貧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子拙於生事一貧徹骨然未嘗俛眉爲可憐之色庶幾不改其樂但於詩詞間動輒告飢號寒及讀斯語惕然慚悔寧寒飢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自是慙窮之語絕筆不復言矣楊誠齋夜寒獨覺詩尚有布衾寒似鐵無衾似鐵始言貧亦有見乎此也陳后山能忍貧平生閉口不肯少陳達官名士有袖白金餽之見其容色無窮態竟不

敢出此尤可欽也或曰如淵明何如余曰淵明固可
吾則不可身今乃爾諺所謂烏學鷺鷥多見其不知
量也

陸儼山曰登山涉水之間專事賦詩則反礙真樂大
抵江山既勝風日又佳從以良朋韻一便當極躋攀
眺望之興罷從燈下或日夕追懷所遇歷歷在目然
後發之詩文庶幾各極其愜而無累矣此言大好可
謂遊山妙典曲江春宴錄曰握月擔風且留後日吞
花臥酒不可過時最是活脫

宋喻汝礪謁諸葛廟詩有天心固難亮之句謁廟犯
諱非禮莫甚焉凡題墓贊像苟不用心或有此失不
可不慎也

韓退之詩泥盆淺水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元劉
善因斗水那容掉尾鯨青蛙昨夜聖來鳴亦盆池詩
全剽襲韓詩也按聖字為虛活用譯索禿窟蓋其所
未可知而早已得知之故曰聖僧某郊行作白衫裝
作野人樣早被村翁聖得知既曰早又曰聖何耶信
哉作詩不可不識字也

詩用星字猶云點也一點微火曰星火物碎點點瑣細曰星碎細貨雜陳者曰星貨鋪故謝康樂詩星星白髮垂歐陽公秋聲賦默然黑者為星星言白髮始生鬢華點點也因為些少之義揚誠齋風蟬幸自無星事強為問人報夕陽言無一點細事也張谷山冬來未覺有星寒山未全癯儘耐看言未有一點微寒也

藍尾酒謂最後飲之杯也莊綽雞肋編云白樂天詩歲盡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餠藍與婪通貪也

嘗見唐小說載有翁姥共食一餅忽有客至云使秀才婪泥於是二人所啖甚微末乃授客其得獨多故用貪婪之字如歲盡屠蘓酒是飲至老大最後所得多則有貪婪之意黃朝英細素雜記云婪本作唼唼者貪也謂處于座未得酒最晚腹癢于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唼字從口足明貪婪之意又楊伯喈臆乘後世酒器有伯雅叔雅季雅大曰婪尾觴此謂壓尾大盃也

唐末人謂為藥為婪尾春以其殿群芳也楊萬里詩

破除婪尾暑領略打頭清程松圓詩紗帽髣絲婪尾
席玉簫金管兩頭船蓋因婪尾酒通用凡居最後者
皆謂之婪尾也

張潮江南行茨菰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范
成大詩荻牙抽筍河鮑上棟子花開石首來明蔣山
卿詩春風細雨柴門閉一樹鶯啼杏子花朱多炆詩
峭風欲閣遊人履吹盡牆頭奈子花楊慎詩菜子花
如黃金色子俗語助辭猶金子扇子之類蓋單名以
其難呼故添子字耳月子亭子人率知之又有雨子

雪子樓子寺子等並見宋人詩

勒韻部勒之意謂定其所押不容移易也唐詩紀有
王灣麗生殿賜宴同勒天前煙年四韻應制五言律
詩馬鑣銜曰勒蓋比之制馬以勒不敢肆奔軼也若
但限字者不必定其處後先自在也劉得仁春雨詩
氣蒙楊柳重寒勒牡丹遲李山甫牡丹詩邀勒春風
不蚤開衆芳飄後上樓臺范成大詩司花好事相邀
勒不著笙歌不甯春又隔年寒力凍芳塵勒住東風
寂寞濱並言鉗勒而駐住之也逼致人死曰逼勒令

死絞殺曰勒死亦此義也

詩用春風有富盛之意秋風有衰頹之意宋寶慶初錢塘詩人陳起有作曰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以其哀濟邸而誚史彌遠逮下獄流竄劈其所著江湖集版詔禁士大夫作詩彌遠死詩禁解蓋詩意所寓在春風秋雨四字也俗謂請借財貨曰打秋風倡家謂遊壻貧者曰秋風客又老妓曰秋娘見白香山詩其義可見已

字書水旁曰沙譯白末沙田沙村沙戶沙店皆謂依

江海之汀者杜詩野船明細火宿雁聚圓沙言平沙中一團高起者張籍詩送客沙頭宿招僧竹裏碁言宿水邊村家劉克莊有十五里沙詩蓋如我鎌倉七里濱安房九十九里濱者也

平行田野謂之川杜預左傳註平川廣澤可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不可井者町之蓋井田溝洫之制自遂達於溝自溝達於洫自洫達於澮自澮達於川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則一川之地三十二里有半所以稱平

川也。卅府元龜。唐明皇賜同州刺史姜師度詔書。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由來榛棘之所。遍爲秔稻之川。謂平田大關也。杜甫移居東屯作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戴。叔倫詩。一川紅樹迎霜老。數曲清溪繞寺寒。郭雲寒食。蘭陵士女滿平川。郊外紛紛拜古壇。王安石梅殘半林雪。麥漲一川雲。蘇軾目盡孤鴻落照邊。遙知風雨不同川。楊萬里霜紅半臉金。罌子雪白一川蕎麥花。朱熹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楊慎遊黔蒼山記。滿川烈日農人刈。麥皆謂平田。

廣衍之境也。玉堂閑話云。興元斗山觀。自平川聳起。一山四面懸絕。其上方於斗底。故踣之。此猶言平野也。蜀中曰川。亦謂其入峽數百里。始得平野。豁然廣衍。范成大詩。從此蜀川平。似掌更無高處望。東吳是也。謂取岷江沱江黑水白水四大川。以爲名者。蓋後世之說已。

說文欺詐欺也。詩人所用有數義。丘爲梨花冷艷全。欺雪餘香乍入衣。徐鉉咏泉潤滋苔。鮮欺茵席聲入杉。松當管絃杜牧。紙筆和鉛欺。賈馬讚道論功鄙蕭。

曹此常用字面言不可辨別也盧延讓莫欺零落殘
牙齒曾吃紅綾餅鮫來盧肇老猿嘯狃還欺客來撼
窓前百尺藤孫魴咏柳顛狂絮落還堪恨分外欺凌
寂寞人姚合天公與貧病時輩復輕欺並謂輕侮也
李九齡寒梅留得和羹滋味在任他風雪苦相欺秦
觀風霜欺獨宿燈火伴冥搜謝靈運皎皎明發心不
爲歲寒欺姚合遠鐘驚漏壓微月被燈欺白居易酬
思黯戲贈妬他心似火欺我髻如霜並謂侵凌也
紆訓屈唐詩多用之如張九齡道在紆宸眷風行動

睿篇李適之鳳樓紆睿幸龍舸暢宸襟崔泰之餞送
紆天什恩榮賜御衣宋之問何日紆真果復來入帝
京是也獨少陵三分割據紆籌策本當用運字爲聲
律替代耳虞註云鼎立之計屈曲而費心思可笑焦
氏筆乘訓未伸其說尤迂

端訓正端之意猶言真而輕故譚保暉尼漢書許
皇后傳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顏註端正也鮑昭
詩容華坐消歇端爲誰苦辛張籍共賀春司能鑒識
今年端合得公卿陸龜蒙素薦多蒙別艷欺此花端

合在瑤池黃庭堅玉堂端要真學士須得儋州禿髻
翁揚萬里未惜詩脾苦端令鬼膽寒陸游新買一蓑
苔樣綠此生端欲伴漁翁王十朋聲名毀譽常相隨
死生窮達端有命陳與義此間筆吏隱端不減遊嵩
沈與求千萬買隣真左計一邱端約老相過右併玩
並味可以會其旨矣

的明也實也猶言定而重譯達失加你王建千萬求
方好將息杏花寒食的同行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
輸得官家足杜牧此信的應中路見亂山何處拆書

看白居易除却朗之携一榼的應不是別人來皮日
休開時的定含雲液劇後還應帶石花羅隱到彼的
知宣室語幾時徵拜黑頭公僧齊已來年的有荆南
信回札應緘十樣牋皆料度之辭也

剛亦端的之意猶言正而重譯的烏奴孟郊剛有下
水船白日留不得皮日休終然合委頓剛亦慕寥廓
剛戀水雲歸不得前身應是大湖公又剛爲浮名事
事牽陸龜蒙賴得伍貞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又
纔成好夢剛驚破温庭筠世間剛有東流水一送恩

波更不回方干可憐妍艷正當時剛被狂風一夜吹
許渾朱門大有長吟處剛傍愁人又送愁吳融猶嫌
未遠函關道正睡剛聞報曉雞又董穀碧里雜存論
尺云兩臂引長剛得八尺謂之一尋文語不多見俗
語曰剛剛如剛剛是未牌時今剛剛一千兩足數是
也

五雜俎云世多以陽春白雪為寡和蓋自唐人詩已
誤用之矣宋玉本文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之者數
十人引高列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不過數人其曲

彌高和者彌寡則陽春白雪未為寡和引高列羽乃
為和寡也此本出於宋人朱昱猗覺寮雜記在抗錯
襲其說也按後漢書周舉傳引古語曰陽春之曲和
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此稱古舉之則非當時
創語也魏陳琳答東阿王牋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
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晉張協雜詩不見郢
中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則古詞
已然矣可見唐人有所据也蓋賦詩擇好字面故使
事不太泥還將錯就錯以為故實爾若稱高曲必用

流微便墮理窟而不雅矣錢希言戲瑕云高唐賦中
且爲行雲而詩詞皆作朝雲莫有稱且雲者看來古
人下字鍊語皆須韻致不專以理勝也此與余所見
事異而意同

天寶遺事係好事僞作不可爲典要揚用脩辨之甚
詳溫公通鑑採之過矣然在詩家不必穿鑿妄言妄
聽作點綴詞章用可也

簡文雁門太守行云日逐康居與月氏蕭子暉隴頭
水云北注徂黃龍東流會白馬皆非題中所有之地

吳均答柳惲云清晨發隴西日暮飛狐谷兩地相去
三四千里自非鉗且大丙之御孰能晨發暮至也岑
參送顏真卿使河隴詩中樓蘭蕭關與天山崑崙皆
地方懸絕不相干涉李白明妃曲一上玉關道天涯
去不歸玉關與西域相通自是公主嫁烏孫所經非
與匈奴往來之道蓋邊塞之詠總因非身歷其境懸
擬之詞故不的當抑又所以見其曠莫無際不翅如
出襄城之野故使讀者亦復茫然此尚有可諉者也
蘇武詩有俯看江漢流之句其時武在長安安得有

江漢白居易長恨歌峨眉山下少行人峨眉在蜀西
極與幸蜀路全無交涉詩家使事雖不太泥其亂本
國地理何益浪之甚

古韻通押向來諸韻本皆依宋吳棫韻補往往不免
訛謬獨清邵長蘅古今韻略則取鄭庠古韻辨其例
言所論鑿鑿可徵也惜當時但行吳說而不行鄭說
致韻學大晦斷從邵本可也但謂陽韻古獨用不與
他韻通者蓋未深考耳古陽庚二韻原自相通觀鹿
鳴采芑之詩可見揚子賦甘泉中段相通司馬賦長

門終篇全通張籍祭韓文公凡百六十六句亦通篇
雜用其餘查古詩唐詩二韻通押不遑枚舉唐人韻
法甚嚴何濫通乃爾至宋諸大家尤不可指數隨園
詩話論之援據詳明證驗的確可以破拘攣矣

韓文公雜詩此日足可惜凡百四十句通押東冬江
陽庚青蒸七韻天厨禁鬻示古韻法舉以爲證蓋七
韻原爲一部似非叶音顧寧人譏文公不識古韻蓋
謂此篇及元和聖德之類李光地辨之詳矣邵本真
文六韻從鄭庠而東冬江陽七韻一部獨有異同亦

未詳其故也

佩文詩韻舉古韻通轉全襲吳棫繆說可歎也詩韻
含英韻府約編等書蓋明知其非然不敢置議但別
附邵本通韻意欲令學者據依焉非爲並行而不相
悖也余照詩韻珠璣則斷從邵本斥時本弗取焉
東坡與姪書云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文彩
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乃絢爛之
極也朱子云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闕
曰平淡曰穩言漸近自然也然語焉未詳近見隨園

詩話曰詩宜朴不宜巧然必須大巧之朴詩宜淡不
宜濃然必須濃後之淡譬如大貴人功成官就散髮
解簪便是名士風流若少年紈袴遽爲此態便當答
責富家彫金琢玉別有規模然後竹几藤牀非村夫
貧相此能近取譬垂教切矣

詠物猥瑣淫褻者不肯污筆墨余恒戒人慎之隨園
詩話曰有某以詩見示題皆雁字夾竹桃之類余謂
之曰尊作體物非不工然享宴者必先有三牲五鼎
而後有葵菹蚺醢之供造屋者必先有明堂大廈而

後有曲室密廬之備如此種題大家集中非不可存
終不可開卷便見韓昌黎與東野聯句古奧可喜李
漢編集都置之卷尾此是文章局面不可不知又陝
西屈復在京師以詩鳴好改削少陵訾詆太白以自
誇身今耳食者抵死奉若神明山左顏懋倫心不平
獨往求見坐定即問曰足下詩有書中乾蝴蝶二十
首此委巷小家子題目李杜集中可曾有否屈默然
人以為快此亦垂戒深矣

夜航詩話卷之三

夜航詩話卷之四

伊勢津阪孝綽君裕著

男達有功校

詩人動為妄語處富有而言窮愁居鄉里而言羈旅
不老曰老無病曰病流淚斷腸等字皆輕用之何其
孟浪也明鄭善夫詩專做少陵林貞恒訛之曰時非
天寶地遠拾遺徒託于悲哀激越之音可謂無病而
呻矣施及後世此弊尤甚清人沈歸愚曰點染風花
何妨少為失實若小小送別而動欲沾巾聊作旅人
而便云萬里登陟培塿比擬華嵩偶遇庸人頌言良

哲以至本居泉石更懷避世之思業處歡娛忽作窮途之哭準此立言皆爲失體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本乎志以成詞惡有數者之患此尤中今日詩人之膏肓矣

明人李廷彥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憫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王齊宗爲大原掾高才不羈好詞嘗作青玉案望江南小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大怒責之

齊宗應聲答曰某居下位常恐被人讒只是曾填青玉案何曾敢做望江南請問馬初監時馬初監者適與齊宗並坐惶恐亟自辨訴既退詰齊宗曰某舊不知子乃以某爲證何也齊宗笑曰且借公趁韻幸勿多恠皆大可笑事又王荆公戲取人姓字倒用爲句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山子馬穆王八駿馬名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時錢某爲水衡今因謝曰止欲作對實非盜也見貢父詩話尤可絕倒也

東軒筆錄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
日不到作詩題於石云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
點燈來李元規見而笑曰此乃是登溷詩乎趣齋閑
覽錢昭度咏方池云夜深卻被寒星映恰似仙翁一
局碁人笑曰此正謂一局黑全輸也荆湖近事張仲
達詠鷺鷥云滄海最深處鱸魚啣得歸張文寶讀之
曰佳則佳矣爭奈鷺鷥背脚太長也秬苑雖黃石敏
若詠雪有燕南雪花大於掌冰柱懸簷一千丈之句
豪則豪矣安得爾高屋耶古今詩話韋楚老詩云十

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紅綃爲幙不及四五尺如何伸
足右雜見於詩人玉屑中拈出以資解頤

模糊作模爛漫作熯徧考字書從無此字蓋因糊從
米爛從火模漫左文從而訛耳模樣俗作樣樣音象
木名亦因模字而誤也蓑笠作蓑斟酌作斟規矩作
規皆同弊也焦氏筆乘俗於聯字有因上誤下者有
因下誤上者駟儈誤以儈从馬作駟鬚訛誤以鬚从
齒作齧蹴鞠誤以鞠从足作踰此類甚多皆一時趁
筆之誤後多沿其失而不攷耳是亦不可不知也

謬音縮謬謬松風清肅之貌世說世目李元禮謬謬如勁松下風是也近日詩客咏松壽人訛作稷稷比皆是音義俱別不知何謂或曰松高貌瞽說耳蓋童蒙之時因詩材之書承鹵莽之弊遂不知改也如銜盃用含字亦然雖諸老先生往往襲謬是故余爲童生教詩併糾字畫之謫必審示其正體若苟訛以傳訛及長則一成而不可變也

南宋時閩中鄭昂者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其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爲文而託爲

古人語謂之偽蘇註今千家註蘇曰者是也朱子文集詳辨之洪容齋嚴滄浪劉須溪馬貴與楊用脩等亦力辨其妄然猶襲謬不已誤後學殊甚余見明一統志載梁何遜爲揚州法曹咏解舍梅花正瓊山故事成語考舉晉阮孚囊空蓋蒞之語淵涵類函亦並載之此皆不省偽蘓捏造誤取爲故實耳頃讀焦氏筆乘曰杜詩有就用成語爲句者不分桃花紅勝錦用漢李夫人不分桃花惱人病眼詩卷長留天地間用魏劉楨將此卷長留天地間明年此會誰能健用

晉阮瞻明年此會知誰是強健文采風流今尚存用
羊祜想其風流文采宛然尚存昏黑應須到上頭用
隋常琮對煬帝問到寶山之語其餘猶舉十數件喜
以為得異聞不知皆偽蘇妄語也夫如何遜阮孚等
猶借古人之名至梁張褒隋常琮併人名亦杜撰之
而斯文鉅公如瓊山弱侯尚受其欺如作唐詩訓解
者不足責矣

清河書畫舫有張某不負碧山樓記取偽蘓張褒碧
山不負吾之語尤可笑也

劉禹錫蘓州詩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欄隔柳條
杜牧江南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十
字作忱音吳越方音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二詩在
其地所作故就而用其音蓋亦以滑稽行之耳故江
南詩人則不敢平用慎其襲鄉音貽笑大方也斯知
用方言叶音但遊其地姑為戲可爾若他處不可驟
用陸龜蒙詩蜀酒時傾甌吳鯁徧發坭自注甌瀟蕩
及從蜀呼亦是也豈可於他方強用此音乎蔡寬夫
詩話曰詩人用事有乘語意到處輒從其方言用之

者亦自一體但不可以爲常耳吳人以作爲佐音韓退之方橋詩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是用吳音也如淮楚之間以十爲忱音故白樂天有云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亦蘓州作不知當時所呼通爾老學菴筆記曰汴京里巷間人謂十爲謚宋文安公宮詞云三十六所春宮館一一香風送管絃鼉以道詩亦云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則詩家亦以十爲謚矣此皆明就其地用方音可以戒孟浪借口者也留青日札曰益

十當音旬古人以十日爲旬故如此讀牽強曲說耳凡一題而賦數首者不唯宜各換意境亦須格局變化不肯雷同譬如觀演劇每齣改觀若篇篇體裁同一機軸略無變易令人欠伸耳觀少陵秋興八首何將軍山林十首首尾布置有起有結每章各有主意或賦景或寫情錯綜變化用正用奇不可方物也余最愛王弇州衛河八絕爲入講以論之蓋一張一弛寬猛相濟雖伎藝亦然

一聯賦景一聯寫情最律詩正法若通篇疊景欠變

化手段不善詩矣李夢陽曰疊景者意必二濶大者半必細此最律詩三昧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前景寓日後景感懷也如詔從三殿下碑到百蠻開野館穠花發春帆細雨來前半濶大後半工細也唐法律甚嚴惟杜變化莫測亦惟杜此訣亦不可不知也

詩忌犯同字然義不同不為重複謂之傍犯劉禹錫贈樂天第三句雪裏高山頭白早第五句于公必有高門慶自註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字故殊古之

詩流曉此蓋恐後人嫌兩用高字故言上高字是高低之高下高字則擡高之高然俱音居勞反但其義微異便與別字同矣若音義並異者或一句中複用宋之問禁靜鐘初徹更踈漏更長羅鄴愁上中橋橋上望是也或韻中今押李嶠咏雪頸聯地疑明月夜山似白雲朝落句大周天闕路今日海神朝孫逖寒食有懷京洛起頭天津御柳碧遙遙軒騎相從半下朝結尾坐見司空掃西第看君侍從落花朝陸游柯山道上起聯道路如繩直郊園似砥平落句江村好

時節及我疾初平但如樂天渭村退居詩少睡知年
長端憂覺夜長韓稚圭九日詩年來飲興衰難強漫
有高吟力尚強一聯句脚並押恐不可法也又項斯
詩疎放長如此何人長得尋下長自註去聲二句俱
於第三字並用亦恐未穩也

東坡送江公著詩忽憶釣臺歸洗耳又云亦念人生
行樂耳自註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然同音重押抑
不可以爲常也王右丞徐太師挽詞起聯功德冠群
英彌綸有大名領聯就第優遺老來朝詔不名亦如

禹錫兩用高字之例歟又上張令公排律步簪青瑣
闥方憶畫輪車市閱千金字朝開五色書致君光帝
典薦士滿公車車字重押公車爲署名故不妨歟然
至如奉和聖製送朝集使第六句褰帷向九州結句
垂象滿中州則全無別意矣盧照隣長安古意別有
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
權判不容蕭相將相直爲官稱蕭相乃人之稱號故
用重押歟抑或趁筆之誤耳詩人王肩歷舉重押之
例文選古詩凡十杜詩韓詩各九因謂詩人如此疊

用韻者甚多皆意到即押耳然以余觀之皆是古人失點檢處學者藉爲口實傲顰之過矣

李逢吉送令狐楚七律下半云獨憶忘機陪出處自憐何力繼翻飛那堪兩地生離緒蓬戶長扃行旅喧去何字僅五字便用那字王績排律第三韻經移何處竹別種幾株梅第五韻院果誰先熟林花那後開亦何那複用李攀龍春色那堪愁裏望緘書何意病中間一聯中對用又李賀病骨猶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拋擲任梟盧白居易孔窮緣底事顏大

有何事亦底何複用蓋不妨也

同訓字見一句中如李白孤雲獨去閑懸知樂客遙李涉永夜長相憶許渾路遠遙相認賈島桐竹遶庭匝白居易溪繞妓堂迴乍到忽如歸岑參俯聽聞驚風劉禹錫作佛幾時成員南溟年和知歲稔僧貫休祇應唯道在杜甫天宇清霜淨礎潤休全濕柴門空閉鎖松筠江閣邀賓許爲迎雲物不殊鄉國異孟浩然向夕波搖明月動劉長卿却使容華翻誤身薛能峨嵋乖約負支郎李紳苛政尚存猶惕息李山甫玉

桂影搖烏鵲動劉滄一點青山翠色危元稹老去那
能競底名山遙遠樹纔成點白居易時呼張丈喚殷
兄非因斜日無由見段文昌正與休師方話舊朱慶
餘解到上頭能幾人張祜妃子偷行上密隨李商隱
况是難逢值臘中杜牧投轄暫停留酒客許渾夢裏
還家不當歸褚載衣濕乍驚雷霧露皮日休醉鄉無
貨没人爭陸龜蒙真仙若降如相問老檜成雙便作
門僧皎然柳巷任疎容馬入齊已閑居祇是但焚香
翁卷看松見鶴來張耒旅枕無眠客夢勞綠葉陰陰

護翠枝歐陽脩繞郭雲烟匝幾重蘓軾獨憑欄檻倚
崔嵬湖上青山翠作堆楊萬里倦喚胡床小住些范
成大鶴鳴喚歸斗未沒姜夔看見鷺黃上柳條潘枋
不止但爭三十里王琮絕憐寒景太蕭條王穉登雨
暗湖昏不繫舟趙汝樓觀憑空倚玉臺皆似覺意重
要不害於理抑亦可見其所指義各有別矣班史谷
永曰陛下當盛壯之隆枚乘曰馬方駭鼓而驚杜延
年曰晉獻被納諂之讒申生蒙無罪之辜漢人文章
亦有如此下語者未必爲贅也但梁元帝詩斜陽落

高春既言斜陽復用高春頭上安頭不啻贅也至於
謝莊夕天霽晚氣輕霞澄暮陰一聯中三見晚意無
乃明人諛語所謂關門閉戶掩柴扉一個孤僧獨自
歸乎如謝靈運曉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暎沈約夕行
聞夜鶴晨征聽曉雞揚用脩辨其似複非複吾未敢
以爲然也

揚誠齋詩話載孫仲益作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
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木丹青之表周茂振曰
既呼又嘯易嘯爲響此宜鑒也

用事失照管貽笑不小故雖爛熟亦須檢看西清詩
話云用事雖了在心目間亦當就時討用則記牢而
不誤端格言也李義山爲詩文座上書冊排比滿前
以資考用時人謂之獺祭魚揚大年爲文章所用故
事常令子弟諸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文
既成則粘綴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歐陽永叔
爲文雖至熟故事亦檢出處然後下筆黃魯直亦自
言每作詩文不厭檢閱余嘗以爲名匠製作縱手揮
霍取諸腹笥而已不如我輩每作一詩一文必將此

不舟言言卷四
題之書籍無所不搜焉及見四君子之勤亦未必爲
羞也

晏子以二桃殺三士事本荒唐後人演爲梁父吟尤
無意味而武侯好吟之殊不可解也蓋古詩有梁父
吟者想亦採薇歌之類故武侯好吟之以遣時世之
感後世止其辭只傳其名爾於是好事者取晏子春
秋事僞作以欺世也或以爲武侯自作讀書之不精
耳傳文明言好爲梁父吟其爲古歌審矣彼其出師
二表之手雖吟嚙中豈作如是惡詩哉

王元美寄余德甫詩身在青氈偷不惜酒酣黃犢坐
何妨此用王荆公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之句歇
後語也左祖明詩者絕不見宋詩故是等句盲然不
能解也然直以黃犢爲草亦英雄欺人耳

佩文韻府往往間雜叶韻或取仄音爲平聲西人但
以朝廷所撰歛衽而莫敢議拈詩韻者不可不辨也
又典故字面宜審舉出處或只引詩句而已擇焉不
精語焉不詳連城之瑕爲可惜耳

張平子歸田賦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明指二月謝康

樂因之故曰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言時序四月
猶餘二月景象唐人誤刪去猶字而以四月為清和
白香山孟夏清和月東都閒散官錢仲文花萼殿春
多寂寞葉陰迎夏已清和皮襲美曉入清和尚裕衣
夏陰初合掩雙扉是也司馬溫公四月清和雨乍晴
亦襲唐詩之誤耳非自溫公始也或曰何遜詩麥候
始清和乃謂五月蓋不必指定時節泛言春夏之間
不寒不熱之候耳楊萬里首夏即事不寒不熱恰清
和是也

西土之俗甚好華飾婦人所居樓率施青漆故謂之
青樓後世遂為妓館之稱陳思王美女篇青樓臨大
路晉樂府西洲曲望郎上青樓駱賓王帝京篇大道
青樓十二重並謂姬妾所居樂府青樓曲亦詠少婦
戀夫已後人作此曲竟賦娼女事失其旨矣梁劉邈
詩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殆稱妓居之始李白對
舞青樓妓杜牧贏得青樓薄倖名皆專稱北里也
蒼謂灰慘色與青綠義異蒼松蒼竹蒼蒼等語皆有
黯慘之意故壽人詩忌用之蒼髯蒼顏並謂老衰之

色尤宜避也詩秦風蒹葭蒼蒼白露為霜釋文云蒼
蒼物老之狀蓋光澤盡而蒼白也故柳文蠟鞭說燻
湯以濯之則速然枯蒼然白劉訥言諧噓錄齊主客
郎中李恕謂盧詢祖曰盧郎聰明必不壽答曰見丈
人蒼蒼在髻差以自安歐陽詹山中老僧詩秋深頭
冷不能剃白黑蒼然髮到眉劉克莊心向奏篇尤暴
白髮因時事欲蒼皤宋景文詩十八年前玷玉堂當
時綠鬢已蒼蒼其義可見已蒼鼠蒼鷹皆謂老物醫
書格致餘論人之色白不若黑嫩不若蒼是蒼與嫩

反對所以有崛彊之意也聊齋志異九姑之聲清以
越六姑之聲緩以蒼謂老實也又酉陽雜俎狼大如

狗蒼色蒼馬蒼牛蒼狗蒼蠅皆因此可類推也蒼蠅

蠅別灰色無光最大青蠅
深碧含光俗並稱為蠱蠅

春色曰青青謂嫩鮮也秋色曰蒼蒼謂慘澹也謝朓
詩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岑參詩秋色從西來蒼
然滿關中宋人梅花詩北風萬木正蒼蒼獨占新春
第一芳可見正與青青相反故鬱蒼與鬱葱其義大
異猶杳之與迥也夜蒼蒼月蒼蒼謂物色不分明猶

云渺茫也太白詩愁雲蒼慘寒氣多柳文西山記蒼然暮色自遠而至並謂含愁黯澹也陳子昂野樹蒼烟斷津樓晚氣孤蒼烟生烟也劉長卿楚國蒼山古幽州白日寒蒼山寒山也要之皆蒼老之義又爾雅釋天春爲蒼天亦謂其杳靄也

萬歲之稱起於周末當時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猶自稱朕尊卑共之宋許觀東齋記事歷舉其語文繁不錄自漢以來始專爲至尊之祝人臣不得稱萬歲凡王侯以下皆稱千歲庶人則稱百二十歲矣蓋自

漢武山呼故事遂獨祝天子下乃避之也後漢書韓稜傳和帝幸長安大將軍竇憲來會時憲威振天下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明末逆璫魏忠賢權傾朝廷諛者稱九千九百歲可見雖竇魏之勢尚不得犯也稱謂之令其嚴矣乎金章宗時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爲戲及稱萬歲犯者抵罪是大尊壽言雖戲謔不敢瀆也如馮異馬援王望等傳中軍士皆稱萬歲則軍旅之事爲國家稱

賀也。或因此以爲人臣不嫌稱萬歲，則不解事之甚矣。莊綽雞肋編云：廣南里俗歲除爆竹，軍民環聚大呼萬歲，尤可駭也。蓋爆竹呼萬歲，其義效軍中之壽，然猶以爲可駭矣。此方人作壽詞，或不諭其義，動敢稱萬歲，不學之過也。但萬年萬壽，似不妨陳思王筮篋引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謂賓朋祝我潘岳，閑居賦稱萬壽以獻觴，謂上父母壽，此例頗多，不能遍舉。

故事譚載大中臣能宣人日吏部親王第咏松一座

推稱擅場及還家，向父賴基誦之，有萬歲之語，大被嗔云：今世稱國雅宗匠者，猶或犯此，借何耶？

顏氏家訓云：北面事親，別舅擣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柏山之悲，皆大失也。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匹婦於考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夫名義之嚴在家庭之間，不可苟且也。况王公侯伯之際，尤宜名正言順，豈可率爾下筆乎？余爲是事三令五申久矣。

李綽尚書故實云：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鶩者久矣，蓋

自伐木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
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余按
伐木詩初不指其何鳥也凡鳥朋類相喚者亦多矣
不獨鶯也然出谷遷喬似謂鶯爾故後人遂以爲鶯
也萱草因詩註北堂而傳會于母高唐雲雨爲楚襄
王事陽春白雪稱寡和之歌凡如是類皆訛以襲訛
可也

杜詩奉使虛隨八月槎唐彥謙亦云烟橫博望乘槎

水此蓋唐人所慣用然據史記漢書並無張騫乘槎
之事張華博物志止載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
見槎來不失期遂齋糧乘之到天河宗慄作荆楚歲
時記乃附會窮河源與到天河以爲張騫事後人遂
襲其杜撰耳尚書故實記司馬道士承禎白雲車事
末云至文宗朝并張騫海槎同取入內不知是物果
爲何等殊可怪也

清人王家駿詩衣因亂壘痕常縞書爲頻翻卷不齊
宛然諸生舍中光景金步元舉詩囊空漸覺錢餘貫

衣敝翻饒蟲滿身抑更甚焉

明何仲默謂宋人尚不能解唐人詩以之解三百篇真是枉事善哉其言之也蓋詩主於性情而宋儒以理說故取風人妙義牽強傳會唐賢良工苦心徃徃埋沒理窟矣其解三百篇不免於高叟之固不足恠也

蕉中遨頭日祭少陵詩序曰四月十九日浣花遨頭日也按譜大曆五年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夏四月避臧玠亂入衡州欲如柳州至耒陽暴卒則遨頭之

日疑是忌辰也余院藏公畫像是日設供祭之此說臆度失考按蜀記梵安寺乃杜甫舊宅在浣花去城十里大歷中節度使崔寧妻冀國夫人任氏亦居之後捨爲寺人爲立廟于其中每歲四月十九凡三日衆遨樂于此又費著歲華紀麗譜四月十九日浣花佑聖夫人誕日也太守出竿橋門至梵安寺謁夫人祠就宴于寺之設廳既宴登舟觀諸軍騎射倡樂導前泝流至百花潭觀水嬉競渡官舫民舩乘流上下或幕帶水濱以事遊賞最爲出郊之勝浣花遨頭由

緣如此少陵之卒在十月之交余詳諸杜律解其證
尤明文海披沙載陳子昂閬州人州有陳拾遺廟訛
爲十姨遂更廟貌爲婦人像崇奉甚嚴温州有杜拾
遺廟亦訛爲杜十姨塑婦人像又以五髭鬚相公無
婦移以配之五髭鬚者即伍子胥也拾遺之官誤人
身後如此子昂屈爲婦人猶可獨奈何令子美爲鴟
夷子皮妻也今以任夫人誕日爲公忌辰祭之不亦
可笑哉

五雜俎曰牛女之事始於齊諧記武丁之妄言成於

博物志乘槎之浪說千載之下婦人女子傳爲口實
可也文人墨士乃習爲常語使天上列宿橫被污蟻
不亦可怪之甚耶余少讀斯語絕不咏一星事老杜
已自洞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
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
合何必秋遂通又紀貫之歌麻固土加斗彌禮土慕
彌越奴他那巴佗巴速羅爾那氣奈農他迭屢南屢
遍施皆譏世俗之妄也
仁齋先生七夕歌左加施羅你他箇伊比速免迭他

那巴侘農古餘比那氣奈遠速羅佗他追羅牟辭婉
趣幽更優於紀使君信豪傑之士無所不能哉

蠡海錄云天之色蒼蒼然也而稱曰丹青絳霄河漢
曰絳河蓋觀天以北極爲標準仰而見之者皆在北
極之南故借南之色以爲喻五雜俎非之謂天無色
借日以爲色故稱丹青與絳者從日言耳不然彼稱青
天銀漢者又豈指北斗之北哉余謂此亦以五十步
笑百步者也蓋丹青絳河稱其鮮明猶紅泉紅塵之
紅紫虛紫淵之紫耳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言醉墜井中就
便安眠也蓋井幸寬廣者賴水淺得不溺井底坐水
以睡故曰水底眠不以辭害意可也京師森維良豪
飲無量以篆刻遊四方嘗在讚之丸龜夜醉歸墜橋
岸有古松臨水橫出繚枝糾輪平如展簟賴爲其所
承就便熟睡及旦人見大驚喚醒而救之微松幾飼
魚驚矣故余贈維良詩有半宵松上眠之句此亦不
知其樹之狀則謂松上安可臥耶如曲阜勝果寺大
井圓徑六十丈見元人楊奐東游記措大眼孔不宏

所謂蟹螯擬甲營坑以爲凡井皆僅容身故異議紛紜真井蛙之見矣五雜俎云武帝如廁見衛青解者必曲爲之說此殊可笑史之記此政甚言帝之慢大臣以見其敬黷耳若非溷廁史何必書衛青公主馬前奴也官即富貴帝狎之久矣北齊文宣令宰相楊愔進廁籌武帝之如廁見大將軍亦何足怪石崇廁上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則帝王之廁可知豈比窮措大糞穢狼籍蠅蛆縱橫而不可屈大將軍一見乎以說類附錄之亦可以發矣

詩家稱武藏爲武昌武陵尤爲不倫前已言之元人攜李顧淵白恃才傲物嘗入京獻燕都賦翰長元復初不喜曰今大朝四海一統六合一家燕蓋昔時戰國名何燕之稱淵白慚恨而歸見輟耕錄夫燕本北京舊名然猶嫌之其可以異邦邊疆小邑而稱我霸主大都也哉明王鏊修姑蘇志成揚循吉曰志修于本朝當稱蘓州姑蘇吳王臺名豈可以此名志乎鏊大稱善驟改之其不可亂如是况妄肖漢土擬其地名乎

邵康節云富貴如將智力求仲尼年少合封侯世人
不解青天意空使身心半夜愁蘓文忠公云耕田欲
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得造物
應須日千變二詩可作對軸爲合錄之嘗見荊州記
云宮亭湖廟神能使湖中分風而帆南北亦希有之
事也

程伊川云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
此閑言語且如今稱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
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

所以不曾作詩此與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同一
沒趣人頭巾氣極矣朱子則不然編小學書初取樂
府杜詩其答劉子澄謂古樂府及杜子美詩可取者
多令其喜諷咏易入心最爲有益今本無載豈憚煩
而刪之歟平生與楊誠齋陸放翁吟詠甚多嘗同張
南軒遊南岳唱酬至百餘篇笑曰吾二人得無荒於
詩乎又愛僧祖可鼓琴絕句大書刻石于庭真與伊
川冰炭矣

朱子集中詩題云巢居之集以中有學仙侶吹簫弄

明月為韻既而賦詩者頗失期於是令最後者具禮以當罰乃稍集獨敦夫圭甫違令後至眾白罰如約飲罷又以蒼茫望海路歲晚將無獲分韻熹得將字此其風流可觀也山棲志載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携酒一壺銀盃大幾容半升時飲一盃登覽竟日未嘗厭倦此亦可以想其雅韻也

五雜俎云爛柯山中有數松盤孳蹙縮形勢殊詭余嘗過之歎其生於荒僻無能賞者又去十數武石碣

表於道周大書曰戰龍松朱晦翁筆也乃知古人識鑒其先得我心若此而必鐫題以表之則今人不能亦不暇也此其風流雅尚亦可見已又見其集云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取歐陽子所集錄觀其叙跋辨證之辭以為樂遇適意時恍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義也於是始祛其囊得先君子所藏與熹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皆奇古可玩悉皆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橫軸縣之壁間坐對循行臥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篋篋卷舒

把玩而後爲適也此亦不必以玩物爲喪志後世道
學者流不知此趣何耶

朱子食梨詩珍實渾疑露結成春葩况是雪儲精乍
驚磊落堆盤出旋剖輕盈照骨明盧橘漫勞誇夏熟
柘漿未許折朝醒啖餘更檢桐君錄快果知非浪得
名本草謂梨爲快果盧橘夏熟見蜀都賦柘漿折朝
醒見漢禮樂志余嘗抄錄示人曰此宋人詩試料誰
作咸曰形容之妙結構之巧非陸放翁則楊誠齋余
曰乃朱文公先生也衆未肯信出集本示之舉座瞠

若楊大年梨詩繁花如雪早傷春千樹封侯未是貧
漢苑謾傳盧橘賦驪山誰識荔枝塵九秋青女霜添
味五夜方諸月溜津楚客狂醒嘲已解水風猶自獵
汀蘋亦爲時膾炙可謂聯璧矣

朱子雨詩孤燈耿寒焰照此一牕幽臥聽簷前雨浪
浪殊未休直是王右丞佳境又醉下祝融峰作我來
萬里駕長風絕壑層雲許盪胸濁酒三杯豪氣發朗
吟飛下祝融峰讀之令人盪胸不意朱子而作此放
膽豪吟若匿名示人疑李謫仙作不然決爲明李何

李王輩詩矣

山崎闇齋詠秋鷺云居諸代謝四時中霜染林園復見紅忽有金衣公子至秋風聲裏聽春風此翁滿腔子皆頭巾氣不意有若雅咏也然集中唯此一首其餘無復足觀者

劉宋劉顯父人稱爲劉郎劉禹錫玄都觀詩自稱曰劉郎本此蓋以其爲道觀桃花擬天台仙女之居以劉晨再入天台言之故特用郎字郎猶壻也杜牧赤壁詩周郎亦取曲有誤周郎顧之語以觀二喬之句

唐人之詩主於性情以滑稽出之所以爲妙也

方秋崖深雪偶談云本朝諸公喜爲議論往往不深論唐人主於性情使雋永有味然後爲勝杜牧之赤壁詩折戟沈沙鐵未銷細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許彥周不論此老以滑稽玩弄每每反用其鋒輒雌黃之謂孫氏霸業係此一舉宋社存亡生靈塗炭皆置不問只恐捉了二女可見措大不識好惡豈非與癡人言不應及於夢也余最愛竇庠新入諫林喜內子至一絕一旦悲歡見孟

光十年辛苦伴滄浪不知筆硯緣封事猶問傭書日
幾行使彥周評此則以竇氏內爲不解事婦人矣此
在當時尤藥石之言也如太白蘓臺覽古亦唯思西
施而已彥周不譏之何耶元未張士誠部將呂珍守
紹興參軍陳庶子賦詩寄之云見說錦袍酣戰罷不
驚越女採荷花呂情人誦罷忽大怒曰吾爲主人守
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必
殺之癡人前說夢有如是狂悖不徒可笑也
揚升菴云大抵人自情中生焉能無情但不過甚而

已天之風月地之花柳與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
善哉其言之也何必絕欲忘情漠然如仙佛而後爲
君子哉靖節寂寞東籬有閑情一賦廣平詠梅花不
害其心似鐵情之不可以已哉今道學者流繞說著
情便欲努目吾不知其何謂也

清人王敬亭見袁倉山示過古墓詩來不覺其佳王
曰君且閉目一想余前言瞑坐觀想詩境抑何暗相
脗合耶

咏物詩題前陪筆起得突然題後餘波結得悠然的

是好詩李東陽麓堂詩話云唐律多於聯上著工夫如雍陶白鷺鄭谷鷓鴣詩二聯皆學究之高者至于起結即不成語矣如杜子美白鷹起句錢起湘靈鼓瑟結句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豈易得哉學者必知此訣斯可以言詩矣

贈答詩賦與子姪門生書號名如山谷庭堅是也朋友書姓名拜尊長用再拜古人以再拜為敬之至君父之尊亦止再拜漢魏表文皆書誓首再拜可見已禮至末世而繁宋明書劄多稱百拜非實禮也然今

公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其君不稱百拜恐為失敬不容不從衆已余於蒼瓊錄為詳其說不必一槩執拗可也

呈師詩文書表號先生或稱尊師表號老先生若加姓不敬也凡上尊長皆不稱姓禮也

歐公詩話嗤袖中諫草朝天去云進諫必以章疏無用藁之理是一字破綻失名義大矣今人文字末多書某拜稿者夫寄人須謹淨書用藁非禮也稿而拜書又且押印一敬一慢無謂甚矣

唐人宴會賦詩有同用一字爲韻者陳子昂正月晦日宴高正臣林亭凡二十一人皆以華字爲韻重宴凡九人皆以池字爲韻長孫正隱上元夜效小庾體凡六人皆以春字爲韻張九齡送陳學士還江南同用微字王維瓜園詩同用園字爲韻韻任多少杜甫王侍御高使君同過共用寒字又章梓州水亭同用荷字韓愈送嚴大夫同用南字德宗重陽日賜宴曲江亭因詔可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內於延華進來又中和節日宴百僚

奉詔同用春字韓文送鄭尚書序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今人專分韻各探一字不復知有是法也

嚴維集有酒語聯句各分一字言限韻各作一聯也宴席餘興時或爲之亦可以盡歡矣

宴會賦詩取古人句今字作家相遇爲之可也諺所謂烏學鷺鷥何其不知量也蓋仄韻供古詩之用非近體所宜也故得仄韻者自非能作古詩手徒苦人

耳夫五七言律七言絕句必押平韻為正若用仄韻變體耳故或以古詩格行之說見于前此方詩人尤不習側體偶席間拈之勉強辛苦塞責安能得足書吟箋者耶故曰徒苦人耳豈待客之禮哉譬如為了解茶事者設茶讌以窘辱之可謂惡主人也已

韋應物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言知也李頎歲歲花開知為誰李攀龍知它何處是姑蘓俱言不知也詩語婉曲自在看他斡旋之妙

太白別內赴徵歸時儻帶黃金印莫學蘓秦不下機

言勿如蘓秦之歸不下機以迎也弇州衛河八絕夜深呼小婦篝燈聽波響呼小婦呼燈也蓋深夜眠驚因燈滅呼人則小婦點火以來遂不能復睡而聽波響也是等句法此方人所不能也

假對即借聲對以音取對也然非較著者不為也李白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楠與男聲同杜甫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第音通第信宿漁人猶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漁音通魚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胡音通孤曉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

穩流曉音通堯岑參愁客葉舟裏夕陽花木時愁音通秋雞鳴紫陌曙光寒鶯轉皇州春色闌皇音通黃王維偶值乘籃輦非關避白衣音通藍落花寂寂啼山鳥揚柳青青渡水人揚音通揚吳融自念爲遷客方諧謁上公遷音通千馬戴亂鐘嘶馬急殘日半帆紅嘶音通西儲嗣宗水色西陵渡松聲伍相祠伍音通五姚鵠一作栖寓客三見北歸鴻栖音通西李嘉祐映花雙節駐臨水伯勞飛伯音通百耿漳湓浦潮聲盡鍾陵暮色繁潮音通朝賈島佩玉春風裏題

章蠟燭前蠟音通臘雕蟲羞朗鑒千祿貴明時祿音通鹿韓愈眼穿長訝雙魚斷耳熱何辭數爵頻爵與雀音通劉滄殘春碧樹自留影半夜子規何處聲子音通紫韓偓直應宣室還三接未必豐城便陸沈陸音通六錢珣臘雪初明拍子殿春光欲上萬年枝拍音通百柳宗元香飯春菰米珍蔬折五茹菰音通孤元稹每想潢池寇猶稽赤族懲潢音通黃司空圖松日明金象山風響木魚像音通象僧皎然周旋承惠愛佩服比蘭薰惠與蕙音通蘓軾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

佳處輒參禪參音通三林逋破殿靜披蓋白古齋房
閑試酪奴春白音通舅尤遂初囊之一錢窮到骨胸
蟠千古氣陵雲窮音通躬此皆較著者也如盧綸寧
知樵子徑得到葛洪家子音紫洪音黃崔塗讀留侯
傳翻把壯心輕尺素卻煩商皓正皇儲尺音赤皇音
黃則迂而晦矣

真假取對謂之借對亦曰活對肅宗推誠撫諸夏與
物長爲春沈佺期靜夜思鴻寶清晨朝鳳京杜甫旌
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江上小堂巢翡翠

花邊高塚臥麒麟雲斷嶽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
春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欲辭巴徼啼
鶯合遠下荆門去鷓催珠簾繡柱圍黃鶻錦纜牙樯
起白鷗王維迴看雙鳳闕相去一牛鳴杜牧拂天聞
笑語特地見樓臺喻鳧獬豸霜中貌龍鍾病後顏陸
龜蒙暫來從露冕何事買雲巖許渾風度龍山暗雲
凝象闕陰白居易歲盡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
湯祥鱣降伴趨庭鯉賀燕飛和出谷鷲元稹朱紫衣
裳浮世重蒼黃歲月長年悲李商隱此日六軍同駐

馬當時七夕笑牽牛趙嘏桃花塢接啼猿寺野竹亭
通畫鷁津王建裝檐玳瑁隨風落傍岸鷓鴣逐暖眠
揚巨源雙闕薄烟籠菡萏九成初日照蓬萊徐夤五
色龍章身早見六終鴻業數難逾蘓軾磨刀切熊白
洗盞酌鶯黃陳造百年羊胛熟萬事席頭癡王操大
陽過午暗暮雪照入明李曾伯潤色恢鴻業艱難啓
燕謀陸游掃梁迎燕子插援護龍孫此物何陵替斯
人乃陸沈揚萬里樓頭吹動梅花曲夢裏猶凝燕寢
香尤遂初禾頭昨夜憂生耳木德何時却守心方岳

鐵硬脊梁長偃蹇糊塗面目易迎逢陳孚幸承乙夜
明王問更喜丁年奉使選元好問明月高樓燕市酒
梅花人日草堂詩馮璧老伏固非千里驥冥飛似是
五噫鴻程敏政鴻臚立伏傳三呼馬監隨班控六飛
徐中行談天寧復如燕子玩世何妨似馬曹魏觀和
鸞喜奉彤車御式燕慙叨紫閣賓此中有兼借聲對
者假之又假也野客叢書曰借對自古有之如王褒
碑年逾艾服任隆台袞江總作陸尚書誅雁行所序
龍作間才沈約墓志以彼天爵鬱爲人龍之類是也

詩用碧字多稱鮮明之貌非謂色也杜詩冰漿盃碧
瑪瑙寒竹寒沙碧浣花溪清江碧石傷心麗皆謂其
清麗爾白雲白桃曰碧雲碧桃亦此義也東坡牡丹
詩一朶妖紅翠欲流亦謂其鮮麗已不然既曰紅矣
又曰翠可乎

粉亦不必謂白轉稱花之艷麗杜少陵詩波漂菰米
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白香山詩巫女廟花紅似
粉昭君村柳翠於眉韓致光詩綠搓楊柳綿初軟紅
暈櫻桃粉未乾是也

猥擬古人名作政自敢與昔賢抗衡多見其不知量
耳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告之曰他
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韓
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今以其題目同之而以爲
犯不韙其謹厚何如哉服元喬社友有賦秋興八首
者以書論改題曰少陵秋興千古獨步李空同輩刻
意摹擬不能爲優孟况吾儕乎夫擬倣之作實奪其
人僅可爲也不然宜謹避耳其見正相符後生輕薄
不自知身分動輒敢犯不韙珠玉在側不勝形穢可

不憚也哉

散樂宗師夜過市街有行唱謠曲在前嗷嗷者爲弟子言使之止乎乃戲抗聲未終一句其人即歇蓋取憚也又有一夫唱曲而來揚揚尤甚弟子請盍復乎曰如彼不能過耳夫不能感人之能事又不自知慙形穢從事詞藝者尤多此癡頑夜郎自大崛彊傲入明人所謂魯般門前掉大斧者鄙語目爲瞽不怕蛇誠可憫笑也已聞諸京人取玉川名蛙放之庭池則群蛙不敢鳴可以人而不如蟲乎

大丈夫當自立耳徒託於人以傳雖得之君子不貴也今人刊行詩集求序於人假其揄揚以爲門楣有累三四序而不止者何其不憚煩也或附以書牘街其諛辭不尤醜顏哉傳曰士尚志可不知恥乎

世俗不識字妄稱州爲陽如攝陽信陽無謂尤甚獨伊勢稱勢陽抑有以也蓋伊勢者本此間海浦之名古言凡物促疊之謂今婦人縫衣促幅牽縮複疊者猶以是呼之本州內海渚淺沙平潮浪漪漪疊疊古史所稱神風疊瀾者故取名焉州面海水北爲陽所

以稱勢陽也然不經見於書傳但詩詞中用之耳文章不可用也

唐人李約江南春云江上年年芳意早蓬瀛春色逐潮來勢海以神風稱蓋亦此意謂其風氣淑靈覺從仙境來也諸家考說皆誤余詳諸伊勢雜志陸雲詩有神風潛駭之語借此用之詩中可也
桑海七里津古稱間遠渡見日本紀人率不知也詩家或以灘稱附會嚴光事以為作料妄矣灘者峽流險難之處豈可稱渡津乎

安濃津稱洞津本出茅元儀武備志曰國有三津薩

摩防津伊勢洞津筑前博多津蓋安濃之音訛讀為

穴見大閤記稱織田信包遂又轉訛為洞已武備志

津俗謂古昔津口灣環如洞故有是名妄矣按詩詞

始用之者寬文元祿間府下處士有加藤延雪者一

名綱字默子好學嫻執文嘗從遊山崎闇齋然無頭

巾氣習士大夫延請聽講以先生稱惜不及半百而

歿著有章菴暇筆五卷足見人品學術中載壽環大

夫無端子七袞詩曰眉壽洞津境南山翠撲襟此其

權輿也伊藤東厓送奧田生序予客歲詣伊勢過豐原館于奧田生家邑隸洞津之府而近焉載紹述文集集中奧田生即三角翁士亨其詩文因用洞津門人沿襲遂爲通稱矣今則市廛招牌徃徃書之余亦嘗喜用之後皆改作津城津藩

伊賀府治好事者號爲白鳳城傳道帝大友受禪之歲州民獲大白鳥獻之治下有鳳皇村即其所獲之處建元白鳳蓋以是云余喜其嘉名欲用之詩詞此事史書無載又不見于傳記雜說偶見伊水溫故者

寬永中府下市民菊岡沾涼所作序中杜撰斯語若用故實者然乃知州人由是傳謬遂致傳會之說耳恐後人不察相承誤用故爲辨之俗本殺法轉輪記叙渡邊數馬復讐事亦沾涼所作大半屬妄誕是物行于世而實事幾亾尤可歎也

此方詩人好用地名以充填塞非所當用而強用之故多不得其所如諺所謂木株接竹燈油點水余每戒之石林詩話曰詩之用事不可牽彊必至於不得不用而後用之則事辭爲一莫見安排闕後之迹余

於地名亦云漁洋詩話曰陳伯璣嘗語余姑蘓城外
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妙矣然亦詩與地肖故爾
若云南城門外報恩寺豈不可笑耶余曰固然即如
滿天梅雨是蘓州流將春夢過杭州白日澹幽州風
聲壯岳州黃雲畫角見并州澹烟喬木隔懸州皆詩
地相肖使云白日澹蘓州流將春夢過幽州不堪絕
倒耶此用地名要訣故備錄之如楚國蒼山古幽州
白日寒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尤可會
其用法也

王駕社日絕句足稱絕妙好辭但鶯湖山下四字詩
中無所干涉真贅疣矣且下句有雞豚字則鶯字尤
宜避也柳宗元破額山前碧玉流亦是同病曾謂唐
人而有此鹵莽乎然絕無而僅有耳
雍陶秋來見月多歸思自起開籠放白鷗余選唐詩
百絕頗嘉而錄之既而覺起句五柳先生通首全無
關係不知為何喚出來其為沒緊要甚於破額鶯湖
遂斥於孫山外矣

夜航詩話卷之四

夜航詩話卷之四

